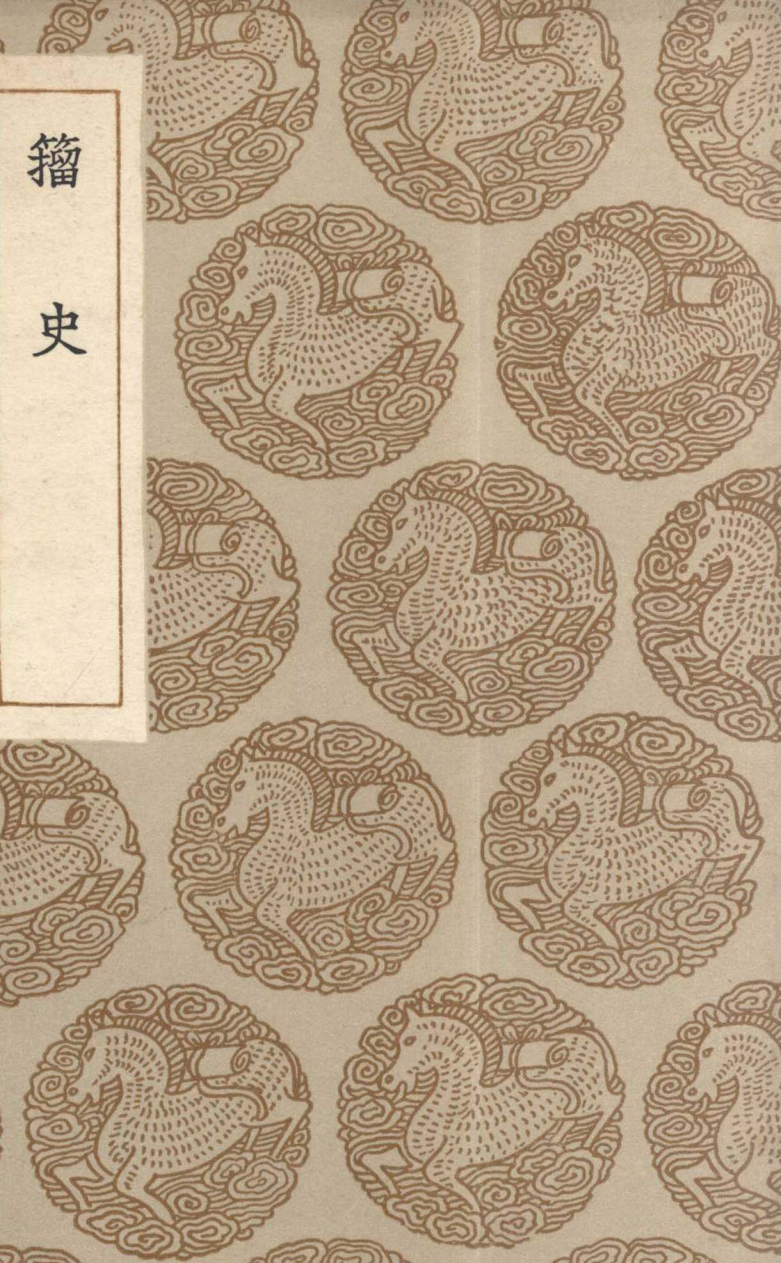


籀史





史

籀

撰年耆翟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史 籍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初版

殿

撰 者 霍 耆 年

發行人 王 雲 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及各埠

(本書校對者喻飛生)



成集書叢

編 初

者 編 主
五 雲 王

行發館書印務商

本館據守山閣叢
書本排印初編各
叢書僅有此本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籀史一卷。宋翟耆年撰。耆年字伯壽。參政汝文之子。別號黃鶴山人。是書首載宣和博古圖。有紹興十有二年二月帝命臣耆年云云。蓋南宋初所作。本上下二卷。歲久散佚。惟嘉興曹溶家。尙有鈔本。然已僅存上卷。今藏弄家所著錄。皆自曹本傳寫者也。王士禎嘗載其目於居易錄。欲以訪求其下卷。卒未之獲。知無完本久矣。其以籀名史。特因所載多金石款識。篆隸之體爲多。實非專述籀文。所錄各種之後。皆附論說。括其梗概。於岐陽石鼓。不深信爲史籀之作。與唐代所傳特異。亦各存所見。然未至如金馬定國堅執爲宇文周所作也。所錄不及薛尚功鍾鼎彝器款識備載篆文。而所述源委則較薛爲詳。二書相輔而行。固未可以偏廢。其中所云趙明誠古器物銘碑十五卷。稱商器三卷。周器十卷。秦漢器二卷。河間劉跂序。洛陽王壽卿篆。据其所說。則十五卷皆古器物銘。而無石刻。當於金石錄之外。別爲一書。而士禎以爲卽金石錄者。其說殊誤。豈士禎偶未檢金石錄歟。

籀史目錄

卷上

徽宗聖文仁德顯孝皇帝宣和博古圖三十卷

徽宗皇帝祀園丘方澤太廟明堂禮器款識三卷

徽宗皇帝政和四年夏祭方澤禮器款識一卷

比干墓銅槃記

周穆王東巡題名一卷

周宣王吉日癸巳碑一卷

石鼓碑一卷

先聖篆延陵季子墓碑一卷

徐鉉古鉦銘碑一卷

皇祐三館古器圖

胡俛古器圖

李伯時攷古圖五卷

李伯時周鑒圖一卷

呂與叔攷古圖二十卷

劉原父先秦古器圖碑一卷

周秦古器銘碑一卷

朱氏史章訓古一卷

趙明誠古器物銘碑十五卷

晏氏鼎彝譜一卷

卷下

安州古器圖一卷

趙九成著呂氏攷古圖釋

石公弼維揚燕衍堂古器銘一卷

黃氏古器篆字一卷

廣川董氏古文集類十卷

趙氏獲古庵記一卷

洛陽安氏牧敦圖一卷

越州刻漏銘一卷

梓州雌彝記一卷

青州古器古五圖一卷

嚴真觀古器圖一卷

蔡氏古器竅識三卷

榮氏攷古錄十五卷

薛尙功歷代鐘鼎彝器竅識法帖二十卷

翟氏三代鐘鼎竅識三卷

籀史卷上

宋翟耆年撰 金山錢熙祚錫之校

徽宗聖文仁德顯孝皇帝宣和博古圖三十卷

帝文武生知。聖神天縱。酷好三代鐘鼎書。集羣臣家所畜舊器。萃之天府。選通籀學之士。策名禮局。追跡古文。親御翰墨。討論訓釋。以成此書。後世之士。識彝犧象之制。瑚璉尊壘之美。發明禮器之所以爲用。與六經相表裡。以敷遺後學。可謂丕顯文王之謨也。

維紹興十有二年二月。帝命臣耆年。紀寶十有二。帝曰。若昔保氏。以六書詔國子。其後官弗修。方罔知習於古訓。今汝追跡古文。博極篆籀。俾枸鼎慳銘。弗斲是賴。肆余命汝仿商戈之書。著茲重器。錫汝先帝博古訓。象圭暨筆墨若茶。藥物惟旅。臣惟不類。不足以膺受帝祉。敢拜稽首。對揚天子丕顯休命。用祈眉壽。獲畀子孫。寶傳于永世。

徽宗皇帝祀圓丘方澤太廟明堂禮器款識三卷

政和癸巳。帝獲周鬯于鎬京。秋。獲商卣。獲兕敦于長安。又獲黃目尊于浚都。郊特牲所謂黃目鬱器之上尊者。黃目。周人所造。故以薦鬱。爲六尊之冠。六彝六尊之酌。鬱齊獻酌。醴

齊縮酌。盎齊浼酌。凡酒修酌。灌用鬱齊。朝用醴齊。饋用盎齊。獻之正也。鬱者。養鬱金以和鬯酒。取其芳香以獻神。故謂之鬱鬯。禮記所謂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是也。不以鬱合。則直謂之鬯。古者天子用圭瓚以薦鬯。諸侯用璋瓚以薦薰。諸侯賜圭瓚。然後爲鬯。未賜圭瓚。則資鬯於天子。鬯者。以黑黍爲酒。釀以鬯草。故曰鬯。又曰秬鬯者。取一桴二米。和氣所生爲酒。以其芬芳條暢。故曰鬯。三代之祭。各用其當代之尊彝爲灌。明堂位所謂灌尊。夏后氏以蜩彝。殷以斚。音祿周以黃目。是也。成王以周公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其樂也。兼用四代之服器。故魯鬱尊亦用黃目。然魯於賓祭。惟得用周禘祭之樂。備八佾之舞。不得用祫祭之樂。周之祫也。兼用六代之樂聲。帝嚳英韶。一作經之器舞。雲門。咸池。大韶。大夏。大濩。大武。其禘也。止用四代之樂。至韶箭而止。故春秋傳曰。魯有禘樂。賓祭用之。宗周之時。不以黃目爲鬱尊者。獨杞宋之君。蓋王者之興。必存二代之後。以備三恪。所以示尊賢而不臣也。使不失舊物。以自用其先世之禮樂。行其先世之正朔。以郊天。以祭其始祖受命之王。各用其牲樂。服其袞冕。行其九獻之禮。以祭宗廟。九獻之禮。王后裸各一。朝踐各一。饋獻各一。酌尸各一。共八獻諸臣酌尸一。是爲九獻之外。又有衆賓加獻。雖夫人助祭於王。亦服本國之盛服。其祭也。杞則先迎牲承血薦於室以降神。然後酌烏彝之鬱。灌鬯之獻尸。祭用昏。牲用黑。尊用山。壘。舞大夏。宋則先奏樂三闋以降神。酌斚彝之鬱。灌鬯以獻尸。然後迎牲。祭用日中。牲尙白。尊用著尊。舞大濩。獻尸之爵。杞用醢。宋

用罍。周用爵。魯用三代禮而獻尸以罍者。避天子也。祭有朝踐。有朝獻。享禮。裸畢。以籩豆薦血牲於尸。謂之朝踐。既薦。王以瑤爵酌之。字從酉從勺。少飲。羊晉切也。然後饋熟食。謂之朝獻。朝踐。象朝事其親所進。饋食。象食時所進。朝踐之豆籩當饗。饋食之豆籩當食。禮莫重於饗。食次之。燕又次之。大祭則兼用先代之樂。時祭則止自用先世之樂而已。豈特使自用於其國。雖朝見于天子。亦以所尚之色以自殊。所服之服以自著。如高陽之後。朝爵薦王而色尚繒。殷士助祭于周而服黼。豈特許其自殊自異而已。武王之封微子也。賜之冊命。至戒之使修其禮物。統承先王。肅由舊典。弘乃烈祖。是也。後復幽燕。獲耶律德光所盜上古寶玉尊。形製與黃目尊等。瑩然無少玷缺。在廷莫知所用。帝獨識其爲灌尊。實周人之重寶。詔禮官。圖丘祭天之器。仿古盡用吉玉。然後知古人之祀。不特止于玉几玉爵玉豆也。

明堂位。夏后氏以璫。夏之四璫。商之八瑚。皆玉也。周禮典瑞。至以琮璧六器爲贈玉。斂尸。蓋三代無所不用玉。以玉者至陽之精。溫潤旁達。所以致潔。以交神明。則其爲器以祀也宜矣。叔世狹陋。儀不及物。士夫鄙野。識同流俗。不知聖人事。天至嚴。貴玉盡美之義。苟獲寶玉。罔知奉天之用。至爲篋實。以賂貴達。以干爵位。以資玩好。故寶自珍。不顯其光。甘自泯沒。爲盜竊婦玩。吁可歎也。向非聖主知爲重器。拔于俘獲之餘。薦之天地神祇。則三代重器。無復自伸矣。

明年獲周罇。越三月甲子。獲寶簋。帝承天休。憲三代。稽古象物。昭德于彝器。凡祀園丘。祭方澤。享太廟。及禘宮諸器。命我先人典司制作。肇新宋器。匹休商周。銘功以薦神祇。祖考罔有弗格。於是一洗漢唐諸儒臆說之陋。萬世而下。始識三代尊彝之制。使六經所載。不爲空言。共惟徽宗皇帝聖明述作之盛。一時文物。比隆三代。可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

徽宗皇帝政和四年夏祭方澤禮器款識一卷

刻曰。政和甲午五月庚午。十有二日丙戌。帝以夏日之至。祇事于方澤。作牛鼎用享。萬世有休。簠簋之識。曰。政和甲午。帝以五月庚午。十有二日丙戌。肇祭于方澤。制器尙象。作簋以格明祇。萬世永賴。犧象鼎彝。尊彝壺豆。凡二十有八款。器則惟旅。

比干墓銅槃記

開元四年。游子武于偃師卜築。掘地獲比干墓銅槃一。廣四尺六寸。有蝌蚪字十有六。每字長八寸許。文曰。右林左泉。後岡前道。萬世之銘。茲焉是寶。唐人摹字刊石。載所得之因云。地左右前後。岡道與泉並存。唯林夷矣。楊隱甫竅石以識其末。書學虞監。字極勁媚。殊可喜也。

周穆王東巡題名一卷

右周穆王東巡題字云。周受命一百四九缺字。余因東巡。稅于茲石。唐協律郎孟翔記云。賈人于海州得之。

以爲矻石。監察御史王澹游金陵見之。取置龍興寺。後刺史房孺移入州治。余于晏溥慧開家得其摹本。石今不知所在。周自武王十一年十一月戊午。革商受命。在位七年。成王在位四十七年。康王在位二十六年。昭王在位五十一年。武成康昭四世共一百三十一年。今云一百四十九者。穆王在位五十五年。東巡時卽政蓋十八年矣。

周宣王吉日碑一卷

右周宣王吉日癸巳碑。真三代奇古之書。行筆簡易嚴正。筆已盡而意有餘。無側裂作爲之狀。大率三代籀畫有自然簡遠之意。叔世作篆務奇而貴巧。志于奇巧。則流于礦澀矣。漢晉草隸猶尙簡遠。況籀畫哉。云史籀石鼓文。不知徐浩何據也。

石鼓碑一卷

右石鼓碑。唐張彥遠法書錄載處士張懷瓘書斷敘籀文周太史史籀作。其跡有石鼓文存焉。又古跡記懷瓘本名懷素。開元二十二年勅改名懷瓘。

徐浩肅宗時由襄州刺史召授中書舍人兼尙書右丞。四方詔令多出浩手。遣辭膽敏而書尤精。帝喜之。寵絕一時。世評其書如怒猊抉石。渴驥奔泉云。進國子祭酒。爲李輔國譖。貶廬州長史。代宗復以中書舍人召。遷工部侍郎。出爲嶺南節度使。復召拜吏部侍郎。與薛邕分典選。浩有妾弟冒優。託邕擬長。

安尉御史大夫李栖筠劾之。帝怒。黜浩明州別駕。德宗立。召授彭王傅。進會稽郡公。卒年八十。贈太子少師。

韋左司應物歌云。周宣大獵岐之陽。刻石表功煒煌煌。石如鼓形數止十。風雨缺剝苔鮮澀。飛喘透蛇相糾錯。乃是宣王之臣史籀作。

應物。天寶時。扈從游幸。疑嘗爲三衛郎。蔡質漢宮典儀。載三署郎朝賀。見天子不持板。執袖拜。酬鄭戶曹驪山感懷云。我念棄襦歲。扈從當太平。小臣職前驅。馳道出灞亭。燕李錄事詩云。與君十五侍皇闈。曉拂爐烟上赤墀。花開漢苑經過處。雪下驪山沐浴時。近臣零落今猶在。仙駕飄飊不可期。此日相逢思舊日。一杯成喜又成悲。又逢楊開府云。少事武皇帝。無賴恃恩私。身作里中橫。家藏亡命兒。朝持樽蒲局。暮竊東鄰姬。司隸不敢捕。立在白玉墀。驪山風雪夜。長楊羽獵時。一字都不識。飲酒肆頑癡。武皇升仙去。憔悴被人欺。讀書事已晚。把筆學題詩。兩府始收跡。南宮謬見推。非才果不容。出守撫犢螯。忽逢楊開府。論舊涕俱垂。坐客何由識。唯有故人知。永泰中。任洛陽丞。京兆府功曹。建中二年。除比部員外郎。出爲滁州刺史。後刺江州。返赴闕。除左司郎中。貞元初。歷蘇州刺史。李肇國史補云。應物立性高潔。鮮食寡欲。所居焚香掃地而坐。其爲詩。馳驟建安已還。各得風韻。又云。開元以後。位卑而著名者。李北海。王江寧。李館陶。鄭廣文。元魯山。蕭功曹。張長史。獨孤常州。崔比部。梁補闕。韋蘇州。白樂天。答劉禹

錫詩云。敢有文章替左司。而官稱止爾。豈非遂止于蘇耶。應物。周道遙公瓊之後。左僕射扶陽公待價。生司門郎中令儀。令儀生鑾。鑾生應物。應物生監察御史河東節度掌書記慶復。

韓退之。又從而作歌云。周綱陵遲。四海沸。宣王憤起。揮天戈。鐫功勒成。告萬世。鑿石作鼓。隳嵯峨。辭嚴義密。讀難曉。如此至寶。存豈多。豈亦以浩爲證乎。

愈八世祖戊。仕後魏。以武功顯。爲尙書令。號定安桓王。次子金部尙書均。均生雅州刺史曖。曖生曹州司馬仁泰。仁泰生桂州長史叡。善化行于江漢之間。叡四子。仲卿。少卿。雲卿。紳卿。愈。仲卿幼子也。仲卿贈尙書左僕射。大歷戊申歲生。三歲而孤。七歲知讀書。十三能文。貞元初。始至京師。舉進士。八年登第。年二十五矣。又中博學宏辭科。累仕至憲宗元和十一年。遷中書舍人。宰相惡之。改爲太子右庶子。十二年秋。裴度討蔡賊吳元濟。奏愈爲行軍司馬。兼御史中丞。遷刑部侍郎。帝迎佛骨于鳳翔。愈疏諫。貶潮州。穆宗卽位。以國子祭酒召還朝。遷兵部侍郎。長慶元年。成德軍亂。詔愈宣撫。遷爲吏部侍郎。初元。積爲宰相。欲引牛僧孺輔政。懼中書舍人李紳沮解。乃以紳爲御史中丞。顧其氣剛。卞易疵。而韓愈勁直。乃以愈爲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免臺參。以激紳。紳愈果不相下。更持臺府故事。論詰紛然。繇是皆罷之。以紳爲江西觀察使。遷愈兵部。數日。復爲吏部。四年十二月二日卒于位。

歐陽公云。言與雅頌同。字古而有法。非史籀不能作。言固同矣。但篆畫行筆。當行于所當行。止于所當止。

今位置窘澀。促長引短。務欲取稱。如柳帛君庶字是也。意已盡而筆尙行。如以可字是也。十鼓略相類。姑舉一隅。識者當自神悟。以器款惟字。參鼓刻惟何惟鯉之惟。則曉然可見矣。蓋字畫無三代醇古之氣。吾是以云。前輩尙疑繫辭非夫子所作。僕于此書直謂非史籀跡也。

先聖篆延陵季子墓碑一卷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又曰。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揚雄曰。書。心畫也。言。心聲也。聲畫形。君子小人見矣。夫子之書。天縱之聖。忠恕之道。著於筆畫之間。後之君子。雖不得親見夫子。聞其音聲。緒言。窺先聖之遺跡。得以心悟默識。篤事親守身之大本。務道德仁義以脩身。則此書與六經同爲垂世立教之文。豈特金鈎玉畫。爲三代奇古之書。以貴于世哉。東坡居士曰。吳子壽夢卒。延州來季子以讓國。聞于諸侯。當已冠矣。其觀樂于魯。知列國之廢興于百年之前。其救陳也。去吳之亡十三年耳。謂季子不前。知可乎。時季子去壽夢卒蓋七十七年矣。尙能千里將兵。何壽而康也。子胥之死。季子終無一言于夫差。知吳之必亡。言之無益也。季子蓋委脫而去。能終不亡者。且謂帥師救陳。不戰而去。以爲敵國名。則少專矣。翟耆年曰。左傳魯哀公十年。楚子期伐陳。吳延州來季子救陳。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爲子名。姑務德而安民。乃還。季子之賢。其仁之著。莫大于是不使無辜之民橫死。欲使二國之君務德以乂民。非仁之大。孰能至此。而曰少專過矣。夫子所謂嗚呼者。蓋歎季子之賢而深與。